

文學類國中組第一名 黃雋岳

一句話的力量～傷心嗎？媽媽陪你！

夏夜裡，我睡意闌珊，無法入眠…回想自己生命過往的十三年歲月，這些戲劇化片段若是編成戲，必定像八點檔般緊張懸疑，相信能陪您度過面紙不離手的兩小時…看信們，您們好奇期待嗎？若答案是肯定的話，那就讓我們開始來聽故事吧！

話說我出生時，睿智的臉龐帶給家族無窮的希望，台大醫科的標籤被眾人自動貼印在我稚嫩的額頭上，充滿期待熱切的大家寄望我將來成為人中龍鳳…我俊秀的臉龐加上微微笑容，迷倒眾多姑婆叔叔，徹底擊退旁系堂兄姊們…大家族中，尤以奶奶創意十足，我成為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幸福吉祥物—我睡覺時被拍照、醒著被拍照、連換尿布時也被拍照…我簡直成為奶奶眼中唯一的大明星，但狂熱追星的奶奶，直到我兩歲仍無口語出現，開始覺得不對勁驚慌起來，老人家總忍不住跟裝聽不見的爸爸碎念囉嗦，只是不論奶奶怎麼叨念，依然得不到回應…果然奶奶強迫爸爸無效，只好隱忍下來，但兩歲的我已感到我生長的环境裡，表面和諧幸福美滿，暗地裡蘊藏憂心裂肺的大地雷…

很快地，我三歲了，慈愛的上帝，終於不忍我幸福美滿家庭陷在懵懂無知的期待中…「大隻雞晚啼」的信念，在眾家人們覺得不安擔憂的歲月裡，支持著大家的內心安定。直到我正式去上幼兒園，老師多日觀察之後下的結語，衝擊著我的媽媽的心房…這一切即將曝光，我也無需再躲躲藏藏、怕被眾人們拷問自己到底懂多少詞語？我反而安心面對這將至的「審判」…我被帶到這切身攸關一生的兒童心智科作評估，在權威專家們的結果宣判面前，脆弱愛子的媽媽終於潰堤了，抱著新生剛滿月的幼嫩弟弟，被迫接受晴天霹靂的嶄新名詞—自閉症…

情感無法與世界聯繫是病的源頭，小小的我被確診是自閉症中度…驚慌的媽媽定心後抹去淚珠，迅速振作做起特教媽媽，陪著我開啟早療訓練，每天征戰各大小醫院早療課程，試圖找回迷航星際對世界失聯的我…為子永遠堅毅做牛做馬的媽，在當時有如迷航的茫茫大海中，強忍住情感上的無助，抱著我說：「傷心嗎？媽媽陪你！」

三歲半了，生活最重要的事就是我的早療大作戰，我們一家四口捨棄與爸爸在埔里鄉下快樂生活的兩年時光，那時我親愛的爸媽眼中只有我，竟然為我在台中中山醫院旁租屋，重新搬回車水馬龍的激烈競爭市區，這一切只為了我…回想至這裡，我哭了出來，落淚的原由不是因為我不幸罹病，而是因為我改變幸福美滿的家，是我！就是我毀了一切 …

那幾年裡的我，說不出情感上想說的任何言詞，我就有如困在軀殼裡的蝸牛，什麼事都不敢做，相當退縮被動，這樣當然看不出早療有任何明顯療效 …大人們眼中對我的失望迷惑，讓無法調適的我的錯誤行為隨之而來，當時要命的如廁問題變成說話以外的新難題…我的默默歉意有如鎖在腦中奪去所有快樂的殺手，親人們對此情況全都感到無奈極了…

時光恍然流逝，很快地我即將讀小學。原本大環境的主流意見順理成章地成為催著我進入特教班就讀的主因，但是我性格上的溫和蝸牛特質，反而變成世俗上乖乖不吵不鬧的好學生… 我最終成為了普通班學生，這讓我內心感到無比雀躍啊！睿智的雙親的姿態強過其他家族人的七嘴八舌，堅定地支持著我念普通班。這有如在我枯萎的心田灑上一些朝露，重生的喜悅首度強過自怨自哀，我的情緒停在舒坦愉悅中…

兩個月後小學開學，我的心裡十分忐忑不安，「說話」和「書寫」這兩件恐怖的致命傷，即將攤在陽光下…唸書其實是深感舒壓的事，但考試和作業卻如千斤頂壓得我喘不過氣來…

國小六年我換了兩個學校，名義上是圓爸爸的下鄉行醫夢，事實上，我心知肚明實情是爸媽想讓我接觸淳樸的環境。為了我，捨棄他們原本在城市裡創建多年的王國，為我建立了一個屬於我的新快樂天堂。小學前為我困在早療課程多年的媽媽，只在台中市自在生活到我小學三年級結束，四年級之後她又被我鎖在台東至今…

以前在台中的生活中，家族成員給媽媽情感上很有力的支持，後來來到台東這個遙遠的城鎮，我的媽媽就只能更加自立自強了。但是對我來說，以往在台中大都

會的學校裡，我對人際的遲鈍使我與同學無法言語交流，使得媽媽常常至校看我時，總是強忍住情緒波濤，因為他老是見我形單影隻一人亂晃…好幾次她跟我說：「傷心嗎？媽媽陪你！」這句話總是讓我的心痛化為力量。於是在我的爸媽慎重考慮評估了整整一年後，我們舉家搬遷到像天堂的淳樸台東，一起展開新生活…在這清淨澄澈的世外桃源裡，我不再傷心，但媽媽得花更多時間陪我了…

故事到此，我說曲折悲情、苦心教育我的媽媽、爸爸和家族成員們，我誠心地感謝他們！原本我的強壯多情的心，就栽在自閉症確診那天起，心傷開始成為我的日常…我無法使用語言和世界溝通，但慧黠的媽媽總能看穿我的內心，適當地在我將心死時，堅定地說出那一句：「傷心嗎？媽媽陪你！」我枯竭的心靈總彷彿立即得到滋潤活過來了！這句核彈力量的話，將讓我一生受用無窮…